

17 第一師長

一九二五年底，國民軍占領天津，李景林軍殘部沿津浦路南退，負責截擊任務的國民二、三軍行動遲緩，致使李軍殘部四萬餘人撤到山東德州一帶，與同屬奉系的張宗昌魯軍會合，組建「直魯聯軍」，總兵力達二十萬人，由張任總司令，李任副總司令，悍將褚玉璞任前敵總指揮，號稱「小諸葛」的李藻麟任總參謀長。這支軍隊不久即成為進攻北京國民軍的急先鋒。

張宗昌與李景林同時作客奉軍，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初分任奉軍第二軍正、副軍長。

從反奉大戰略的全域看，發動天津戰役對國民軍來說是一次重大失誤。如果國民軍能依約顧及李景林的利益，李不會與國民軍與郭松齡為敵，而國民軍假道天津受阻，則是郭氏功敗垂成的主要原因。若干年後，馮玉祥在回首這段歷史時也不得不承認：「我們與郭有約，與李景林便

是友軍，二、三軍亦不當打李，我們一軍更不當打李；但一個漩渦捲來，卻竟不容退縮。如此反友為敵，以私廢公，弄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註一）

天津戰役是馮軍自第十六混成旅以來遭遇到的第一場硬仗，其持續時間之長，投入兵力之大，消耗物資之多，官兵傷亡之眾，都是馮軍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協助張之江指揮天津戰役的蘇軍顧問普裡馬科夫對國民軍士兵的素質卻給予很高的評價：

「中國士兵比我們的士兵強，他們有忍耐力，不愛發牢騷，勇敢，機動能力強。中國士兵日行七十公里，並不感到困難，一般來說，這是未來的精銳步兵。我們的步兵和中國步兵比，顯得十分呆傻。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步兵是世界上的優秀步兵，或許這個評價過高了。」（註二）

天津戰役甫歇，國民二、三軍立即對直隸省地盤提出強烈訴求，並向馮玉祥施壓，幾近攤牌。馮為顧全國民軍系統團結，決定將天津交國民三軍駐防。段祺瑞執政府遵照馮的意見，任命孫岳



國民三軍代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徐永昌

（註一）馮玉祥：《我的生活》，下卷，第四百四十一頁。

（註二）〔蘇〕維·馬·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第二百一十五頁。

為直隸軍務督辦並署省長，鄧寶珊（國民二軍）為軍務幫辦。馮的這一決定，雖緩和了與國民二、三軍的矛盾，卻激起國民一軍高級將領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這次攻打天津，國民一軍出力最多，犧牲最大，勝利果實豈能拱手讓人！馮左右為難，便以辭職要脅，眾將始不敢再言。

國民一軍各部奉命陸續撤出天津，歸還建制。韓復榘會同國民一軍參謀長熊斌處理天津善後及移交事宜。待一切處理完畢後，韓於十二月三十日乘汽車返回北京。所部第一師於當日下午二時最後撤離天津，徒步行軍回到北京南苑軍營。

國民軍占領天津的第六天，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又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重大血案：剛從國外歸來之段祺瑞特使徐樹錚在廊坊車站被刺殺。

徐樹錚（一八八〇—一九二五年），字又錚，江蘇蕭山人，十二歲中秀才。二十一歲投保定督練公所段祺瑞。一九〇五年赴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後回國任段祺瑞第一軍總參謀，為段第一智囊。後歷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軍馬司司長、陸軍部中將次長、國務院秘書長、西北邊防軍司令、奉軍副司令。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天津誘殺馮玉祥姻舅陸建章。一九一九年十月，赴庫倫成功勸說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自治，收回外蒙，一時譽滿全國。一九二〇年，晉「威遠將軍」，任段祺瑞定國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直皖戰後，皖系失敗，潛赴上海。一九二二年一月，代表段赴桂林晤孫中山，策劃孫、段、張（奉）三角同盟反直。孫對徐推崇備至，徐對蔣介石也頗為欣賞（當時徐為上將，蔣為中校），在孫面前稱許蔣人才難得，因此蔣對徐知遇之恩念念不忘。

忘。一九二五年一月，徐被北京執政府任命考察專使，遍訪美、日及歐洲諸國，十二月返國，為擁段為總統而奔走。二十三日赴京謁段，二十九日離京南返。

徐樹錚才華橫溢，案牘如流，剛愎自用，鋒芒外露，有「北洋怪傑」之稱。段對徐倚畀甚殷。

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在馮玉祥督辦公署擔任參議虛職，平時常住天津，聞知徐樹錚北上到京，即赴張家口請馮助其一臂之力，替父報仇。馮從手槍隊調二十名士兵化裝隨陸赴京，伺機刺陸。徐到京後，警備甚嚴，陸難以下手，遂又求助於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鹿恐遭物議，不允所請。二十九日，鹿獲悉徐定於是日離京赴津，乃電告馮，請示機宜。馮兩小時後在電話中答覆：「處置徐樹錚的辦法就是逮捕槍決！」是時徐所乘專車已離開北京，尚未到達廊坊。鹿又將這一情況電告馮。馮猶豫間，鹿進言：「小徐一走，從此多事。仍可用電話命令張之江執行。」馮意乃決，命鹿轉告張執行。張在電話中對鹿稱：「此事重大，不宜魯莽。」鹿答：「這是命令！」張乃派參謀官張鉞（此人四年後在韓復榘第三路軍任參謀長）率手槍隊前往廊坊火車站守候。三十日凌晨一時，徐專車抵站。張鉞登車向徐敬禮，口稱張督統請專使下車，有事面談。徐辭以無暇。張鉞鞠躬退出。少頃，又一少校軍法官率手槍隊登車，強行將徐拖下火車，轉押在張之江司令部附近的一座倉庫中。上午八時，陸承武從北京趕赴廊坊。下午四點，軍法官徐惟烈奉馮命自張家口來到廊坊。於是，陸、徐在在一名副官、四名槍兵陪同下進入徐樹錚被囚之倉庫，將其槍殺。當

晚陸返回天津，翌日天津各報即刊出「陸承武替父報仇殺死徐樹錚」的巨幅新聞。(註三) 段聞訊痛哭失聲。

一九四六年冬，徐樹錚哲嗣徐道鄰向法院控告張之江「唆使殺人」。張遍登啟事，聲明當初與徐案無關。法院以「時效已過」，免於起訴，此事不了了之。

日後，韓復榘主魯，張宗昌途經濟南，鄭金聲之子鄭繼成敦請韓助其刺張，一則替父報仇，二則為西北軍雪恨。親歷徐樹錚案之張鉞時任山東省府委員，深知其中利害，惟恐韓再蹈張之江覆轍，代人受過，曾力阻之。韓知鄭有背景，猶豫再三，決定對鄭刺張之舉採取「不協助，不阻止」的消極態度，但由於案發地點就在濟南，身為山東省主席的韓難脫干係，最終還是替人背了黑鍋。韓一生辦了幾件糊塗事，此即其一也。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魯軍第二十四師師長方振武在山東肥城倒戈，宣布加入國民軍，所部改稱「國民五軍」，移師直魯豫交界。方部下轄三步兵旅（方振武、阮玄武、鄭直分任旅長）一炮兵團、一教導團、一騎兵營、一特務營及一補充營。張之江保方為直魯豫邊防剿匪司令。

方振武（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字叔平，安徽壽縣人，安慶武備練軍學堂畢業，曾參加二次革命上海之役，旋赴日本，初謁孫中山，回國後赴廣州，入海軍陸戰隊，任營長，從孫中山北伐，一九二二年投浙督盧永祥，一九二四年投張宗昌。方慷慨好義，英武孤傲，天馬行空，獨往

（註三）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三百〇七—三百一十頁。

獨來。方加入馮集團，歷時一年半，終因意見不合而脫離由馮部國民聯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改隸第一集團軍。方走後，所遺之第二集團軍第三方面軍總指揮職由韓復榘繼任。天津戰役後，國民軍系統又有國民四軍及國民五軍加盟其中。

天津戰役後，國民一軍由四步兵師、五混成旅、二騎兵旅、一炮兵旅、一衛隊旅、一鋼甲車團、一機炮團，迅速擴編為一步兵師、二騎兵師、二炮兵旅、一衛隊旅、一鋼甲車團、一機炮團、一交通團，共計十五萬人。國民軍的控制範圍由原來的京畿、豫陝甘三省、察綏二特區，擴展到直隸及熱河特區，並且有了戰略上十分重要的出海口塘沽港。

國民一軍編制：

陸軍第一師	師長	韓復榘（原第一旅、第二旅改編）
陸軍第二師	師長	孫良誠（原劉郁芬第二師）
陸軍第三師	師長	鄭金聲（由原鄭金聲綏遠舊部改編）
陸軍第四師	師長	宋哲元（由第十一師第二十二旅擴編）
陸軍第五師	師長	石敬亭（由第七混成旅擴編）
陸軍第六師	師長	石友三（由第八混成旅擴編）
陸軍第七師	師長	馬鴻逵（由馬福祥舊部改編）

	陸軍第八師	師長	譚慶林（由譚慶林第五旅改編）
	陸軍第九師	師長	唐之道（由唐之道部改編）
	陸軍第十師	師長	劉汝明（由警備第一、二旅改編）
	陸軍第十一師	師長	佟麟閣（由第十一師第二十一旅擴編）
	陸軍第十二師	師長	蔣鴻遇（由甘肅陸軍改編）
	騎兵第一師	師長	張樹聲
	騎兵第二師	師長	孫連仲
	衛隊旅	旅長	馮治安
	炮兵第一旅	旅長	（不詳）
	炮兵第二旅	旅長	（不詳）
	機炮團	團長	徐廷瑗
	鋼甲車團	團長	田文忠
	交通團	團長	馮安邦

天津戰役後，韓復榘從戰將如雲的國民軍中脫穎而出，雄踞榜首。韓以奇襲北倉、首占天津而一舉成名，戰鬥尚未結束，即晉升國民一軍最精銳的第一師師長。從此，韓部成為馮玉祥直接

指揮下的獨立戰鬥單位；韓本人也由馮系偏將躋身於主力戰將之列。

國民軍第一軍第一師編制：

第一師	師長	韓復榘	參謀長	李樹春	副官長	李漢章
第一混成旅	旅長	張汝奎				
第一團	團長	韓文秀				
第二團	團長	孫桐萱				
第三團	團長	王毓璋				
第二混成旅	旅長	程希賢				
第四團	團長	張振和				
第五團	團長	曹福林				
第六團	團長	喬立志				
第三混成旅	旅長	丁漢民				
第七團	團長	黃維綱				
第八團	團長	劉自珍				
第九團	團長	趙學禮				

炮兵團 團長 李軒德

第一師是國民一軍的「王牌」部隊，在以後關鍵的津浦反擊戰、京畿保衛戰及晉北大戰中，都責無旁貸地擔任主力。

天津戰役後，國民軍的鼎盛局面不過是曇花一現，形勢很快發生逆轉。

馮玉祥與孫傳芳的反奉聯盟十分鬆散，行動也不一致。孫在將奉軍逐出江蘇、安徽後，不肯再進攻山東。

原定進攻山東的國民二軍出兵進入魯西不久，內部發生嚴重分裂。曾因吳佩孚兵敗而暫投國民二軍的直軍將領田維勤、王為蔚、陳文釗等又被靳雲鶚召回，掉轉槍口，殺回豫東。在漢口東山再起的吳佩孚派寇英傑率部由信陽沿京漢路北攻。國民二軍在兩面夾擊下，節節敗退，紛紛西潰。

吳佩孚不喜歡奉張，但更痛恨馮玉祥，出於戰略上的需要，轉而聯奉攻馮。吳稱：「我的討賊，不念去聲念平聲。」原來他討的所謂「賊」是指奉，「奉」字念去聲，現在改成「馮」了，「馮」字念平聲。吳在致電張作霖時表示：以前馮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現在郭松齡倒戈，你也是痛心的……我願意幫助你。結果馮玉祥當初設計的「聯合討奉」，變成了「聯合討馮」，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結成盟軍，將矛頭直指國民軍。

一九二六年一月，據守灤河防線的魏益三國民四軍擅自撤退到保定，奉軍跟蹤南下，直逼冀東；直魯聯軍沿津浦路北攻冀南，遙相呼應。由國民軍控制的北京及天津面臨嚴重威脅。

已是四面楚歌、處境孤危的馮玉祥為給部屬留下迴旋餘地，決定辭職下野。面對環跪挽留的部將，馮大發雷霆：「我不准你們當馮玉祥的走狗！」

一九二六年元旦，馮玉祥在張家口通電辭職，避居平地泉（今集寧），行前委張之江代西北邊防督辦及國民一軍總司令職，以鹿鍾麟、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宋哲元分掌京畿、察哈爾、綏遠、甘肅、熱河軍政大權。

馮玉祥辭職後，坐鎮中國北方政治中心北京的鹿鍾麟成為各種矛盾的焦點及各路倒馮大軍的攻伐目標。鹿臨危受命，深感責任重大。駐蹕北京南苑，手握重兵的第一師師長韓復榘一躍而成為鹿鍾麟主要助手。

馮玉祥的辭職並沒有減緩反馮盟軍的進攻勢頭。二月二日，吳佩孚等通電，謂馮「狡稱下野，伏處平地泉，密籌餉械，特集師討伐」。少帥張學良率奉軍第一路經山海關進抵昌黎，劍鋒直指灤州；韓麟春率第二路由由撫寧進攻盧龍；萬福麟率部進攻永平；湯玉麟進攻朝陽。

剛被馮玉祥收編為國民軍「第四軍」之魏益三部，眼見奉軍進逼灤州，不打招呼便自行撤出防地，退往保定，向孫岳之國民三軍靠攏，灤河防線只剩下戰力較差的馮系雜牌軍唐之道第九師。大為光火的張之江急調韓復榘第一師、鄭金聲第三師及佟麟閣第十一師經古冶向灤州填防，

抵禦奉軍；劉汝明警備第一旅及門致中警備第二旅進至棒子鎮、沙河驛，為後援；孫連仲騎兵第二師進抵盧龍；宋哲元第四師出喜峰口，牽制奉軍後路。當然，這一切調動都是馮玉祥在平地泉幕後指揮。

韓復榘第一師奉命進至古冶，津浦線戰事又告急。二月三日，直魯聯軍攻陷東光、泊頭，國民二、三軍節節敗退，天津危在旦夕。張之江只得拆東牆，補南牆，復調韓復榘第一師及劉汝明、門致中的警備第一、二旅開赴津南津浦線上，抵禦直魯聯軍北上。

韓復榘第一師開至天津楊柳青時，與自察哈爾前來增援的石敬亭第五師之劉玉山第五混成旅及陳毓耀第七混成旅會合。孫連仲騎兵第二師之鄭澤生騎三旅及趙守鈺騎六旅、甘軍馬步元騎兵旅也前來支援。各部奉命於二月二十二日在津南集中待命。

相對直魯聯軍的來勢凶猛，奉軍的進攻倒是來得漫不經心，這顯然與李景林急報一箭之仇、收復失地及郭松齡之變使奉軍元氣大傷有關。因此國民一軍又將主力從京奉線調到津浦線上，只留鄭金聲第三師、唐之道第九師、佟麟閣第十一師及騎兵第二師之李忻騎五旅守護灤河防線。

張之江任命韓復榘為津浦線防務總司令；魏益三為京漢線防務總司令；鄭金聲為京奉線防務總司令，唐之道副之。

國民二軍鄧寶珊部先於二月二十日回援河南，國民三軍各部軍心渙散，各自為政，國民一軍尚未進入戰鬥位置，直魯聯軍乘機攻下滄州，二十四日又連下馬廠、唐官屯，進逼陳官屯，天津

告急。

自二月二十五日午後起，直魯聯軍在李爽愷率領下，分三路向陳官屯發起攻擊：中路為主，由沙俄涅恰耶夫中將師長親自指揮的第六十五師沿津浦線與大運河之間北攻；左路由榮臻指揮；右路由楊玉琨指揮。國民一軍各部兩萬餘人在韓復榘指揮下與直魯聯軍在陳官屯以南一線展開激戰。戰鬥持續約六小時，在夜幕降臨之際，國民一軍終於遏止住直魯聯軍凌厲的攻勢。此戰是直魯聯軍北進以來第一次受挫。

馮玉祥鬆了一口氣，命令韓復榘的老長官鹿鍾麟離京赴津南督師，李鳴鐘代鹿坐鎮北京。二月二十八日，鹿率馮玉祥的衛隊旅馮治安部至陳官屯會晤韓復榘，決定在靜海設立總司令部，鹿任總司令，韓任前敵總指揮，國民一軍轉守為攻。

國民軍航空司令部派歐陽璋第一飛行隊，配備「大小維梅」飛機各一架、「愛弗樓」飛機兩架，進駐靜海機場，歸韓復榘指揮。

是晚，鹿鍾麟下達總攻擊令，國民一軍分三路向直魯聯軍發起進攻：正面在子牙鎮；東路在陳官屯；西路在大城縣姚馬渡。韓復榘第一師擔任東路，位於津浦線與大運河之間，向直魯聯軍中路主力涅恰耶夫第六十五師發起攻擊。

三月一日，善於夜戰的韓師沿大運河再挫涅恰耶夫師，正面及西路國民一軍亦取得進展，迫使直魯聯軍退守滅河南岸。於是，兩軍夾滅河對峙。

二日，鹿鍾麟返回天津，與國民三軍軍長孫岳會商，決定津浦線正面主要由國民一軍擔任，韓復榘總負其責。佟麟閣第十一師亦由灤河防線調至天津，駐軍楊柳青、王慶坨一線，為總預備隊。津浦線左翼由國民三軍擔任；右翼京漢線上由國民一、二、三軍及國民四軍魏益三部擔任。

五日，鹿鍾麟再赴前線面晤韓復榘、徐永昌，翌日，下總攻擊令，國民軍各部展開於四黨口、唐官屯、大城一線。韓復榘第一師當鐵路正面，由唐官屯出擊；劉汝明率警備第一旅會同國民二軍弓富魁旅、高桂滋團任西路，由虞縣抄襲青縣；門致中率警備第二旅會同國民一軍騎兵兩團、國民三軍劉庭森旅任東路，由四黨口攻敵側面。

國民軍發動總攻擊後，戰鬥異常激烈，在直魯聯軍筋疲力竭之際，韓復榘命令東路騎兵兩團發起猛烈衝擊，至七日上午十時，直魯聯軍終於不支，向南敗走；國民軍占領馬廠。是役，國民軍打得非常英勇，連韓的對手涅恰耶夫將軍也公開坦承：「國民軍是支訓練有素、能夠抵抗歐洲軍隊的強大敵人。」（註四）

原本對津浦路戰事憂心如焚的國民三軍前敵總指揮、第一師師長徐永昌，得到國民一軍有力的支援，精神為之一振，與韓復榘進一步通力合作。徐與韓的參謀長李樹春曾在孫岳第十五混成旅共過事，彼此都是很熟的朋友，指揮作戰更加協調、默契。

初戰告捷之後，門致中警備第二旅又北調京奉線。韓復榘第一師在馬廠附近晝夜構築防禦工

（註四）〔蘇〕維·馬·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一百六十八頁。

事，以備直魯聯軍反撲。果然，次日，直魯聯軍第六十五師在涅恰耶夫中將師長指揮下，向韓師發起反攻。

直魯聯軍第六十五師下轄由中國官兵組成的第一六五旅（旅長趙亨寶）及由兩千名俄籍官兵組成的第一六六旅（俄籍軍團中的軍官也有俄籍朝鮮人）。沙俄軍團的成員同世界上所有的外籍雇傭軍一樣，都是久經陣戰的職業軍人和凶悍無比的亡命徒。涅恰耶夫在帝俄時代接受過嚴格、正規的軍事教育，是一名軍事素質很高的戰地指揮官。他不懂漢語，作戰前，只要由華裔軍官用紅藍鉛筆在軍用地圖上將交戰雙方布防情況標出，他當即就能掌握戰場形勢，領會上級意圖，執行任務，準確無誤。

韓師陣地設在津浦路與大運河之間一片開闊的田野上，陣地前沿有一條小河，韓部士兵排成密集的陣線，臥伏在戰壕裡，距離俄軍陣地非常之近。

俄籍雇傭軍進攻時排成散兵線，昂首挺胸，闊步前行，只偶爾放幾槍，氣勢咄咄逼人。當俄軍士兵接近河邊，距韓師陣地僅幾十米時，韓部士兵開始射擊，機關槍猛烈掃射。俄軍士兵在一片震耳的吶喊聲中發起衝鋒，但很快就被韓部密集的射擊壓制住了。這時，國民軍一列由蘇聯軍官幫助建造的鋼甲列車開足馬力，由車站駛出，向沙俄軍團散兵線飛速衝去，從車廂兩側噴出機槍掃射及火炮轟擊的火光及硝菸。與此同時，韓師十二門火炮開始轟鳴。沙俄士兵不支，丟棄了同伴的屍體和傷患，爭相逃命。沙俄軍的鋼甲列車來晚了一步，為避免被國民軍盧擄獲，又匆匆

駛回。

韓復榘命令飛機轟炸敵軍鋼甲列車，第一飛行隊出動一架「大維梅」飛機，攜帶一百八十磅炸彈兩枚、十磅炸彈十枚，自靜海機場飛赴馬廠以南上空，敵高射炮立即在飛機四周的空中打出一團團白菸。「大維梅」在空中兜了一個圈，從四千英尺升高到五千英尺，瞄準敵鋼甲列車，投下兩枚大炸彈，硝菸起處，列車停止不動了。飛機再投小炸彈，投最後一枚時，因炸彈架故障，炸彈自爆，兩名炸彈員受傷，飛機嚴重受損，勉強滑翔回機場。

敵軍鋼甲列車被炸毀，涅恰耶夫將軍的朋友切霍夫上校被炸死在毀壞的車廂裡。

就在這一天，三月八日，魯軍渤海艦隊載陸軍六千人在北塘登陸。國民軍門致中部、唐之道部及龐炳勳部奮起反擊，俘敵二千九百人，並將渤海艦隊擊退。馮軍即日封鎖港口，在大沽口敷設水雷，不准任何船隻出入。十國外交使團向北京執政府聯合提出抗議，指馮軍違反《辛丑合約》。十二日，日海軍兩艘驅逐艦企圖掩護奉軍入大沽口，不聽守港馮軍警告，反炮擊大沽炮臺。馮軍反擊，將日艦逐出大沽口。十六日，八國公使向段祺瑞執政府提出要求馮軍撤防的四十四小時「最後通牒」。列強干涉激起北京學生及市民的義憤，三月十八日，北京學生、市民結隊到執政府情願，遭執政府衛隊開槍，死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餘人，造成「三二八」慘案，震動全國。

三月九日，國民一軍韓復榘、劉汝明等部及國民三軍自馬廠乘勝南下；移駐保定之國民一軍石友三師一部星夜東進，以為策應；配屬石師之騎三旅鄭澤生部繞道河間，襲擊滄州後路。直魯

聯軍在興濟設防抵抗。是日，國民軍奪回泊頭，並進攻東光。十一日，國民軍右翼攻克大、小王莊，左翼占領小吳莊、風化店，對滄州已形成包圍之勢。

三月十二日，直魯聯軍猛烈反攻。韓師佯退，將正面撤至興濟。李景林軍深入追進，遭韓軍伏兵襲擊，包圍，李軍一旅被全體繳械。至十三日，滄州西、北兩面的村落幾乎全部被國民軍拿下。

增援上來的張宗昌魯軍第四、五、六、八軍在魯北德州集結完畢，嚴陣以待。

國民一軍陣線自杜村向南展至泊頭，長達七十餘里，與直魯聯軍相峙於滄州城外，約一週之久。

直魯聯軍傷兵對《申報》戰地記者說：「國民軍戰略極優，紀律尤佳。士兵戴錫帽，穿鋼馬甲，其作戰之英勇，為聯軍所深畏。」

正當國民一軍在津浦線上取得重大進展之際，京漢線及冀東方面的國民軍卻受到嚴重威脅。

三月十五日，吳佩孚任命靳雲鶚為「討賊軍總司令」，所有豫、鄂軍隊悉歸指揮。十六日，靳指揮三師、十一旅約十三萬人，自河南分兵三路北伐。是日，吳軍先頭部隊已進抵石家莊，與已先一步到達的晉軍商震部聯絡北進。

防守灤河的國民一軍第九師師長唐之道突然發表和平通電，並率部朝唐山方向撤退。十八日，奉軍占領灤州。

津浦線上的直魯聯軍為配合吳軍與奉軍，也重整旗鼓，由李景林任東路總指揮，張宗昌任中路總指揮，褚玉璞任西路總指揮，率十三個旅，分三路發動反攻，泊鎮方面的國民三軍徐永昌部首先被擊潰。

由於兵臨滄州城下的國民一軍是直魯聯軍主要威脅，因此由張宗昌親自指揮的中路徐源泉軍開進滄州，不久又調西路的褚玉璞第六軍及孫殿英師兩個旅增援，兵力遠遠超過韓復榘指揮的國民一軍。張的司令部就設在滄州車站附近的一座小房子裡。

韓復榘與張宗昌第一次面對面對決。

鑑於局勢嚴峻，馮玉祥決定收縮兵力，拱衛京師。張之江於三月十九日下總退卻令，津浦線、京漢線及京奉線的國民軍分頭向北京撤軍。張任命韓復榘為津浦線掩護司令，魏益三為京漢線掩護司令，門致中為京奉線掩護司令。原駐天津的國民軍各部陸續撤至京郊、通縣及固安。

韓復榘對徐永昌說：「後邊起了變化，不能再往下打了，馮先生有命，非回撤無以善後。」於是，雙方約定二十日凌晨兩點，國民一軍與三軍同時撤退。

事後，韓復榘以為三軍必定會提前行動，使一軍為其殿後，乃命令一軍提前兩小時，即十九日午夜十二點撤退。

三月二十日凌晨六點，國民一軍大部已撤到馬廠減河以北，韓復榘發現徐永昌率領的國民三軍竟被遠遠甩在後邊，原來國民三軍是凌晨兩點準時開始撤退的。韓十分羞愧，覺得自己是以小

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急令所部停止於馬廠減河一線，接應國民三軍。待隨後徐永昌趕到時，韓誠懇地向他道歉：「滄州撤退時，所部爭先行動，故而提早，沒想到你們如此守時間，很對不起！此次從減河撤退，你如不走，我亦不撤！」果然再往後，一軍與三軍始終保持同步撤退。徐後來撰文回憶此事，感慨說：「不料因此一再撤退，反與韓撤出交情來了。」（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

徐永昌（一八八八—一九五九），字次宸，山西省崞縣人，陸軍大學畢業。一九二〇年加入孫岳第十五混成旅，歷任營長、參謀長、團長，被孫倚為股肱。一九二四年，隨孫岳參加「北京政變」，歷任國民三軍旅長、師長、代理國民三軍軍長，後因與馮玉祥意見不合，率國民三軍一部投奔閻錫山，又為閻畀倚甚殷，參加北伐戰爭及中原大戰，歷任綏遠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軍令部部長。抗戰勝利之日赴東京，在美艦米蘇裡號代表中國參加盟國受降儀式。一九四六年後歷任陸軍大學校長、國防部長。一九四九年去臺灣。

三月十九日晚，天降大雪，滄州城外除偶爾聽到幾響零星的槍炮聲外，夜空如同死一般寂靜。翌晨，從夢中醒來的滄州守軍驚異地發現，城外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四周的國民軍全無蹤影！

原來津浦線上的國民軍實現了一次成功的大撤退。一晝夜，幾萬大軍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地從滄州撤回天津，輜重和火炮毫無損失，直可謂「完師以退」。

久經陣戰的軍人都知道，在戰爭中，撤退往往比進攻更困難。

馮玉祥嗣後在他的自傳裡，對津浦線反擊戰做如是敘述：「十五年春，南側吳氏攻豫，北側奉軍、直魯軍合以攻直，孫岳不能禦。鹿鍾麟率師援之，津東取守，津南取攻，其初節節勝利，占馬廠，下青縣，圍滄州，正思賓士南下，而晉督閻錫山忽加入反國民軍團體，出兵大同、石家莊，以威脅之，國民二軍棄豫入陝，後顧有憂，藩籬盡撤。王士珍等適通電主和，鹿遂整軍回京。」

三月二十日，即韓復榘率部撤回天津之日，馮玉祥帶著部分隨員及衛士，乘汽車悄然離開平地泉，前往蘇聯求援。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李景林軍榮臻部進抵天津近郊楊柳青。魯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率所部乘軍艦在塘沽登陸，直指天津。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張之江命令國民軍放棄天津，退守北京。至二十三日，從津浦線撤回的韓復榘第一師在京津線上退守廊坊，劉汝明警備第一旅退守楊村；從京漢線撤回的國民五軍方振武部退守保定，國民四軍魏益三部退守易縣，石友三第六師退守高碑店；從冀東撤回的門致中警備第二旅部退守寶坻，唐之道第九師、孫連仲騎兵第二師退守通州，鄭金聲第三師退守順義、懷柔、密雲；宋哲元第四師留守承德。

當初李景林反攻天津，本來毫無把握，因此與張宗昌約定，如若復得直隸，當讓直督與張，以褚玉璞督魯，旨在促張、褚用兵。不料李軍榮臻部兵不血刃便收復天津，李遂毀前約，自行定奪軍民兩長人選。張宗昌入津，大忿，謂褚玉璞曰：「我們白替人家幫忙，還不快回去！」即擬

下令入直部隊全部撤回德州。李聞訊，忙通電讓出天津軍民兩長，並親自出面挽留魯軍。

魯軍將領畢庶澄率陸海軍進入天津，自行在軍部公開懸掛「直隸軍務督辦公署」的大牌，待張宗昌入津後，又悄悄將公署牌子摘掉。

張作霖對李在郭松齡事件中的曖昧表現非常不滿，只應允李將來向西北發展，具體地盤待大局定後再議，言外之意，亦不復留李為直督。至此，李除全力攻打北京外，再無路可走。後經張宗昌保薦，張任命褚玉璞就任直隸軍務善後督辦。



「北洋怪傑」徐樹錚



國民軍第五軍軍長方振武